



白火

WHITE FIRE

[美]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林肯·切尔德/著
曾雅雯/译

白人 WHITE FIRE

[美] 道格拉斯·普雷斯頓 林肯·切尔德/著
曹雅雯/译

White Fire by Douglas Preston and Lincoln Child
Copyright © 2013 by Splendide Mendax, Inc. and Lincoln Chil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 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火 / (美)普雷斯顿著; 曾雅雯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1

书名原文: White fire

ISBN 978-7-229-08699-2

I. ①白… II. ①普…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2723 号

白火

BAIHUO

[美]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林肯·切尔德 / 著 曾雅雯 /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渝生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57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8699-2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幕：一个真实的故事

1889年8月30日

年轻的医生在南海站台跟他的妻子道别，继而登上了四点一刻出发的快速列车前往伦敦。三小时后，他抵达了维多利亚火车站。医生在繁忙而吵闹的火车站里穿梭着，花了好长时间才来到外面，这时他挥了挥手，召来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

“如果可以的话，请载我去朗廷酒店。”他边说边进到马车的座位，内心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期待，以至于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

待医生在破旧的皮革座椅上坐稳之后，马车开始沿着格罗夫纳广场行进。现在是晴朗的夏末傍晚，伦敦很少有这样的天气，微弱的阳光笼罩着挤满马车的街道和被煤烟熏黑的建筑物，金色的余晖使地上的一切都具备了一种迷人的风采。差不多在七点半的时候，道路两旁的街灯渐渐开始亮了起来。

医生并不是经常都有机会来到伦敦，他饶有兴致地透过马车车窗看着外面。车夫将车右转，来到了皮卡迪利大街，医生则抓紧时间欣赏着沉浸在晚霞余晖中的圣詹姆斯宫和皇家艺术学院。伦敦城的人群、噪音以及气息都与他在农村的家乡截然不同，这里的氛围使他感到全身都充满了活力。数不胜数的马蹄在鹅卵石地面上奔跑而过，人行道上挤满了来自各种行业和各个阶层的人：办事员、大律师、社会名流与打扫烟囱的人、小商小贩、猫粮贩子相互摩肩接踵。

在皮卡迪利广场，马车向左急转，来到了摄政街，继续经过卡纳比街

和牛津广场后，马车最终在朗廷酒店大门外的车辆通道前停了下来。朗廷酒店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大酒店，目前它也是伦敦最时髦的酒店。医生把车费付给车夫后，抬头打量着朗廷酒店装饰华丽的砂岩外墙，这座酒店有着典雅的法式落地窗、锻铁构建的露台、高高的山形墙和精致的石质栏杆。他对建筑学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此刻他自信地认为朗廷酒店正面的建筑式样混杂着学院派建筑风格和德国北部文艺复兴风格。

走进酒店大门之后，医生听到了悠扬的音乐声：一支弦乐四重奏曲调从一扇有着温室百合花图案的屏风背后传了出来，仔细一听，乐队正在演奏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曲子。他停下脚步，观览着宏伟的大厅里的情形：大厅里的高背椅子上坐满了男人，很多人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泰晤士报》。男人们一边看报，一边喝着波特酒或雪利酒。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的烟雾，其间还混杂着花朵的香味以及女士香水味。

在餐厅的入口处，医生遇到了一位个头很矮、相当肥胖的男人，此人穿了一件绒面呢双排扣长礼服和一条暗褐色长裤，此刻正迈着轻盈的步伐朝医生走来。“我想你一定是道尔了。”胖男人边说边朝医生伸出手来，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谈吐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口音，“我是乔伊·斯托达特，你能前来让我倍感开心。快进来吧，其他人也刚到。”

医生跟着斯托达特走过几张覆盖着亚麻布的桌子，来到了餐厅最远端的角落里。餐厅比大厅更加华丽，有着橄榄色的橡木护墙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用的是奶油色的装饰板带，头顶上则是高耸的绘有装饰图案的灰泥天花板。斯托达特在一张已经坐了两名男子的豪华餐桌旁边停下了脚步。

“威廉·吉尔先生，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斯托达特说，“请允许我向二位介绍一下柯南·道尔医生。”

吉尔——道尔已经认出他是知名的爱尔兰国会议员——站了起来，以愉快而庄严的姿态鞠了一躬，一条沉重的艾伯特表纯金表链在他宽大的马甲边上摇摆了一下。王尔德正在喝一杯葡萄酒，他用一张锦缎餐巾轻轻地擦了擦自己脸上那对厚得有些出奇的嘴唇，然后示意柯南·道尔坐在他身旁的空座位上。

“方才王尔德先生正在跟我们讲述他今天下午参加的一个茶话会上的趣事。”斯托达特一边就座一边开口说道。

“是费瑟斯通夫人举办的茶话会。”王尔德解释说，“她刚刚成为寡妇。

可怜的人儿啊！她的头发由于悲伤而变得无比金黄。”

“奥斯卡。”吉尔笑着打断道，“你这样可真的不好，竟然用这种方式谈论一位尊贵的夫人。”

王尔德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那位夫人会感激我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别人谈论更糟糕，那就是不被别人谈论。”他的语速很快，声音很低，腔调有些矫揉造作。

道尔偷偷地看了看王尔德，此人长得很俊秀，身材可以说是高大挺拔。王尔德留着过时的中分长发，发丝随意地拂向脑后，整张脸看上去表情凝重。他的着装非常古怪，近乎疯狂。他穿了一件黑色天鹅绒西装，衣服紧紧地贴合着他的大个头，袖子上刺绣着华丽的图案，袖顶部靠近肩膀的袖笼很宽大。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圈三层褶边，材质与袖子相同，都是锦缎的。他大胆地穿着齐膝运动短裤，裤子也同样紧身，脚上则穿着黑丝长袜及饰有罗缎制蝴蝶结的便鞋。一朵别在翻领纽扣上的白色大兰花垂在他的肉色背心上，那朵兰花非常娇艳新鲜，看上去就像随时都可能滴下露水一般。几枚粗大的金戒指在他那双以慵懒的姿态摆放着的手上闪闪发光。尽管他的着装狂妄不羁，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很温和文雅，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流露出来的热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消。尽管如此，此人还是表现出了出众的敏锐和机智。王尔德的话语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特点——准确而精当，言谈中他还会用一些独特的小手势来表达或强调自己的想法。

“斯托达特，你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太令人感激了。”王尔德说，“而且竟然还是在朗廷酒店。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我就会自行处理采取AA制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晚饭钱，只是因为那些付账单的人往往会‘缺钱’，这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从不支付我自己的那一份。”

“恐怕你将会发现我的动机绝对是唯利是图的。”斯托达特回答道，“你也许还不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创办一个英国版的《利平科特月刊》。”

“这么说，费城对你来说还不够大吗？”吉尔问道。

斯托达特轻声一笑，然后依次看了看王尔德和道尔，“我打算在这顿饭结束之前，从你们俩那里分别搞到一部新的小说。”

听到这里，道尔感到全身如触电一般。在先前的电报里，斯托达特将请道尔来赴宴的理由描述得很模糊。不过，斯托达特是一位知名的美国出版商，而现在他所说的话正是道尔期盼听到的。道尔的诊所开业后迟迟未

按他本人的预期步入正轨，为了打发时间，他在等待病人前来就诊的空当时间里开始试着写一些小说。他之前所写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的确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而斯托达特正是他所需要的那位可以促使他继续在小说创作领域向前发展的贵人。见面以后，道尔还发现斯托达特实在是一位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甚至非常迷人的美国人。

从目前看来，这场晚宴是令人愉快的。

吉尔算得上是一个有趣的人，不过奥斯卡·王尔德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凡卓越的人精。道尔感到自己已经被王尔德深深吸引住了，他那优雅的挥手动作，在讲出自己遇到的一些奇闻轶事或妙语警句之后，他脸上的慵懒表情会立刻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一切都让道尔为之着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道尔心想——多亏了现代科技——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便从一个寂静的海边小镇来到了这样一个高雅的地方，并且与一位著名的编辑、一位议会议员还有一位著名的唯美主义捍卫者一同进餐。

大量的菜肴被迅速地纷纷端上桌来：罐头虾、冻鸡肉、油炸牛肚面糊、龙虾浓汤……红色和黄色的葡萄酒从晚宴一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餐桌上每一位食客的酒杯始终都没有空过。这不由得让人惊讶这位美国佬究竟有多富有——这顿饭斯托达特可是花了大价钱。

今天这个时机非常好，道尔刚刚开始创作一部斯托达特肯定会喜欢的小说。他的倒数第二个作品——《弥迦·克拉格》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不过他最新的一部侦探小说——部分取材于他那年长的大学教授约瑟夫·贝尔——出现在《比顿圣诞年刊》上后，反响令人失望……他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努力回到眼前的谈话中。吉尔——这名爱尔兰国会议员——正在质疑一句格言的准确性：朋友的好运使人不满。

听到这里，王尔德的眼中掠过一丝光彩。“有一天，一个恶魔穿过沙漠，来到了一个地方。”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话，“它看到一群恶魔正在那里折磨一位良善的隐士，而这位隐士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它们的邪恶建议。这个恶魔看到同类们的失败，于是便走上前去给它们一个教训。‘你们的行为太粗鲁了。’它说，‘让我来试试。’然后，它低声对那位良善的隐士说，‘你的兄弟刚刚成为亚历山大市的主教。’在隐士原本平静、祥和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充满嫉妒的怒容。恶魔回过头对其余那些同类说：‘这就是我想建议你们做的事。’”

斯托达特和吉尔痛快地大笑起来，随后两人又展开了一场关于政治的讨论。王尔德转头对着道尔，“你得告诉我。”他说，“你会为斯托达特写书吗？”

“我想我会的。事实上，我已经在开始着手写一部新的小说了。我想将它命名为《纷乱如丝》，或者，也许叫《四个人的签名》会更加合适。”

王尔德开心地将两只手掌合拢在一起，“老兄，这真是好消息。我当然希望这将是另一个福尔摩斯的故事。”

道尔有些吃惊地望着他，“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看过《血字的研究》了？”

“我可不仅仅是看过，亲爱的孩子，我是如饥似渴、万分急切地读完了整本书。”王尔德将手伸进自己的背心里，掏出了那本书的首印本，书皮上模糊的东方文字正是时下所流行的。“甚至在我得知你今晚也会跟我们一道共进晚餐之后，我再次将它浏览了一遍。”王尔德继续说道。

“你……你真是太好了！”柯南·道尔说，他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措辞。他发现自己既惊讶又满足，因为英国颓废主义的王子竟然喜爱一本卑微的侦探小说。

“我觉得你本来可以将福尔摩斯塑造成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王尔德突然打住了。

“请继续讲下去好吗？”道尔说。

“我觉得你那本小说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情节的可信度。警察工作的细节，福尔摩斯的询问，都富于启发性。在这方面，你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你知道的，在我和生活之间总是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字。为了一个短语，我将‘可能性’扔到窗户外边，偶然想到的一句妙语警句则会使我放弃真相。你没有我那样的弱点，可是……可是我相信你还可以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出色。”

“如果你愿意为我解释一下，我会不胜感激的。”道尔说。

王尔德喝了一口葡萄酒，“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侦探，一个伟大的人物角色，那么他的行为应该更加古怪和异于常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另一个卡夫警官或杜宾警官。嗯……还有，要为这个人物赋予更多的文学艺术特质。”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同时漫不经心地抚弄着垂挂在自己的纽扣孔里的兰花。“在《血字的研究》里，你将华生医生形容为‘极其

懒惰’的人。在我看来，你倒应该将放荡和懒惰的品行赋予你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供他差遣的仆人。你还可以让福尔摩斯更加矜持和缄默，不要让这个人物有开心快乐的表现，也不要让他有放声大笑的时候。”

道尔有些脸红，他已经留意到了王尔德言词中对作品的批评意味。

“你要让他具备某种不良习惯。”王尔德继续说道，“总是创造道德高尚、品行正直的角色显得过于老套而陈腐，这简直让我无法忍受。”他再次顿了顿，“不仅仅是某种不良习惯，道尔，得让他具备一项嗜好。让我想想……噢，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打开自己手头那本《血字的研究》，翻了几页，找到了书中的一段文字，然后开始朗读华生医生的原话：“‘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个瘾君子，缺乏终生洁身自好、抵制毒品诱惑的意志力。’”他将书放回背心口袋，“你瞧，这里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赋予他一项嗜好，可是你却任由机会溜走了。现在的话，再次围绕这一点加以描述和渲染吧！让福尔摩斯受制于某种嗜好，比方说……鸦片成瘾。噢，不行，现如今鸦片成瘾极其普遍，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已经泛滥成灾了。”突然，王尔德打了个响指，“有了！盐酸可卡因！对你塑造的人物而言，这可是个既新颖又高雅的嗜好。”

“可卡因……”道尔重复着，语气略微有些迟疑。作为一名医生，他有时会为疲惫或抑郁的病人开出浓度为7%的盐酸可卡因溶液处方，然而乍看起来，将福尔摩斯塑造成一个对盐酸可卡因成瘾的人物，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尽管是道尔主动去询问王尔德的看法，可是他发现自己还是不太喜欢接受此人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餐桌对面，斯托达特和吉尔继续开心地聊着天。

这位唯美主义的捍卫者再次喝了一口酒，然后将自己的头发拂到脑后。

“那么你呢？”道尔问他，“你会为斯托达特写书吗？”

“我会，而且我会在你的影响之下——或者说是在福尔摩斯的影响之下——进行写作。你知道吗，一直以来我都相信书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说法，只有写得好或写得不好的差别，仅此而已。不过呢，我发现自己非常想写一本关于艺术和道德方面的书，我打算将其命名为《道林·葛雷的画像》。还有，不瞒你说，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再确切点儿，不是鬼故事，而是故事的主人公会遭遇非常可怕而残忍的结局。人们喜欢在白天读这样的故事，却绝不愿意在晚上读。”



· 现今

克莉·斯旺森第三次走进女洗手间，在镜子前检查着自己的容貌。自从她大学二年级伊始转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之后，她已经改变了很多。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是个非常保守的地方，起初她一直很抵触，不过最终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成熟起来，去遵守人生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始终扮演叛逆者的角色。于是，她不再把头发染成紫色，取下了耳环、鼻环，脱掉了炫酷的黑色皮衣，不再涂抹深色眼影，也不再像往常那般浓妆艳抹。但是对于自己后颈上的莫比乌斯带文身，她却无能为力，只得将头发往后梳，并穿上高领衣用以遮挡。不过她明白，终有一天那个文身也得被去掉。

既然她要玩这个游戏，那就得将它玩好。

不幸的是，对于她的指导老师而言，她个人风格的转变来得太晚了一些。她的指导老师从前是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后来回到学校成为了一名教授。她能感觉得到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在他眼中，她就像是一名罪犯。而且，初次见面之后的一年里，她并没有做出任何足以改变他对自己的第一印象的举动。毫无疑问，他不喜欢她，也总是跟她过不去。他已经驳回了她第一次提交的罗斯维尔论文提案，这份提案中包括她去到智利，并对那些在集体墓穴里发现的骨骼残骸进行丧命瞬间的骨骼分析，据说那些骨骼残骸属于20世纪70年代被皮诺切特政权杀害的农民。“那里太远了。”他说，“对于课题研究来说过于昂贵，而且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

“这类故事看起来不像是你的风格。”

王尔德用饶有兴味的眼神看着道尔，“是吗？你有想过吗——作为一个乐意牺牲自己、将自己当作柴火献给唯美主义的人——当我看着那张满是恐惧的脸时，却没有认出它来？让我告诉你吧：恐惧的战栗带给人的感官享受不会亚于快乐的战栗。”他挥了挥手，对这一点表示强调，“而且，我曾经听过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故事的细节和邪恶程度令人非常痛苦，以至于我相信将来不会再听到更令我害怕的故事了。”

“真有趣啊。”道尔略微有些心不在焉，他仍然还在琢磨王尔德对福尔摩斯的批评。

王尔德凝视着道尔，他那张苍白的大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你想听听这个故事吗？它可不是为胆小的人准备的。”

王尔德的措辞听起来就像在发起一项挑战。“我一定要听一听。”道尔说。

“我是在几年前去美国发表演讲的期间听到这个故事的。在我去旧金山的途中，我在一个相当脏乱，不过景色倒也别致的采矿营地停留了一阵子，那个营地叫洛宁福克。我在矿山脚下发表了演讲，反响非常好。演讲结束之后，一名矿工来到我身边，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家伙，而酒精的作用使他看起来更糟。或者，也许是酒精使他看起来气色反倒更好一些吧。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他非常喜欢我讲述的故事，而他自己也有一个故事想要跟我分享。”

王尔德停顿了片刻，喝了一小口酒，润湿了自己厚厚的红嘴唇。“现在，请靠近一点儿，我要把那个人告诉给我的好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

十分钟之后，朗廷酒店餐厅里的用餐者们吃惊地留意到——在低沉文雅的交谈声和餐具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之中——一个穿着乡村医生服装的年轻男子突然从餐桌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苍白。他在不安中撞翻了一把椅子，用一只手捂着额头，踉踉跄跄地穿过餐厅，其间还差点儿撞到一名侍者端在手里的餐盘。这个年轻男子往男洗手间的方向走去，随即便从餐厅用餐者的视野里消失了，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脸上带着极其厌恶和恐惧的表情。

事情了。”“重点就在于此。”克莉反驳道，“正因为那里是古老的墓穴，所以才需要专业的法医技术对其进行研究。”然而，他却长篇大论地说了一大堆，建议她不要卷入外国政治争论。

此刻，她对自己的论文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更好的想法，而她本人愿意付出一切来实现这个想法。

她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容貌，将一绺头发梳理整齐，补了补颜色有些保守的口红，整理了一下灰色精纺西装外套，并用粉扑在鼻子上补搽了一点粉。她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天哪！她甚至也许会被别人误认为是一名青年共和党人。当然，要是那样的话就更好了。

她走出女洗手间，步履轻快地沿着走廊前行，式样保守的高跟鞋踩在硬油毡地面上，发出了“咔哒咔哒”的声响。跟往常一样，她的指导老师的办公室的大门是关着的。她满怀自信地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道：“请进。”

她走了进去。办公室同以往别无二致，非常整洁，几个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和期刊，舒适而富有男性气概的皮革家具让空气中弥漫着惬意的氛围。格雷格·卡尔博纳教授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光滑的桃花心木桌面上摆放着书、试卷、家人合影照片和各种小摆设。

“早上好，克莉。”卡尔博纳说道，同时起身扣上了蓝色哔叽西装的扣子，“请坐吧。”

“谢谢你，教授。”她知道他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学生中谁要是称呼他“先生”或更甚地直呼其名“格雷格”，迟早会倒霉的。

他和克莉一齐坐了下来。卡尔博纳完全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头发斑白，牙齿洁白并且整齐，身材健壮而又匀称，很会穿衣搭配，口才极佳，颇善言辞，聪明过人，事业上风生水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结果他便成为了一个招人嫌恶的成功人士。

“唔，克莉。”卡尔博纳开口说道，“今天你看上去很不错嘛。”

“谢谢你，卡尔博纳博士。”

“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的新点子是什么。”

“谢谢。”克莉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在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没有人背双肩书包——从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制的文件夹，然后将其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我想你一定已经读到了关于在市政厅公园进行考古调查的新

闻。紧挨着旧监狱的一片地盘，那里曾经是墓穴。”

“哦？”

“公园管理部门正对一个用以埋葬被处死罪犯的小墓地进行挖掘，目的是要在那儿腾出地方来修建一个新的地铁站入口。”

“啊，没错，关于这事儿我读到过一些报道。”卡尔博纳说。

“这个墓地在1858年至1865年期间投入使用。在1865年之后，所有死刑犯的尸体都转而被埋葬在鹿岛，而这个墓地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都未被使用过。”

卡尔博纳轻微地点了点头。看起来他颇感兴趣，于是克莉觉得受到了鼓励，便继续往下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对那些骸骨进行一项骨骼学研究，看看童年时期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这会在人体骨骼上留下印记——跟成年后的犯罪行为是不是有关联。”

卡尔博纳再次点了点头。

“这是我的提案。”她将提案放在卡尔博纳的办公桌上，“假设、方法论、实验对照组、观察和分析。”

卡尔博纳将一只手按在文件夹上，将其拉到自己面前，然后打开，开始细读。

“至于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理由如下。”她继续说道，“首先，这座城市拥有这些被处决罪犯中绝大多数人的详细资料——姓名、犯罪记录和审讯记录，他们当中那些在五点区^①被抚养长大的孤儿——大约有五六个——也有童年时期的记录。他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处决的——绞刑——所以他们的死亡原因是一样的。而那个墓地只被使用了七年，因此所有的遗骸差不多来自同样的时期。”

她停顿了片刻。卡尔博纳正缓缓地挨个儿翻着页，显然是在认真阅读。不过，至于他此时在想些什么，这就无从得知了，因为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打听了一下情况，看上去公园管理处会同意让一名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学生去检查遗骸。”

① 纽约贫民窟。

正在缓慢翻页的卡尔博纳停了下来，“你已经同他们联系过了？”

“是的。只是试探性地问了问……”

“试探性地……你未经许可就事先与另一个城市的官方部门联系？”

啊哦。“我……我当然不想向你提交一个今后也许会遭到外地官方机构反对的研究课题呀。呃，这样做不对吗？”

长久的沉寂过后，卡尔博纳问道：“你有读过你的大学生手册吗？”

克莉内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她确实是读过大学生手册——在她刚入学的时候，不过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最近没有再读。”

“手册上写得非常明确。在校大学生未经官方渠道，不得与其他城市的官方部门联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城市机构，正如你所知道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一所高级学院。”他用温和的，甚至差不多是非常亲切的态度说出这番话来。

“我……呃，我很抱歉，我忘记了手册上的这条要求。”她咽了一下口水，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还有愤怒。不过她迫使自己保持冷静，“我只是给他们打了几通电话而已，算不上是官方联络。”

卡尔博纳微微颌首，“我相信你不会蓄意违反学校规定的。”他继续看她的提案，一页接一页地慢慢翻看着，目光一直没有抬起来。“不过，我在你的这份论文提案中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克莉感到极不舒服。

“你所说的营养不良导致后来的犯罪生涯的观点……这是个很老旧的观点，而且难以令人信服。”

“唔，在我看来，还是值得一试的。”

“在那个时期，几乎每个人都营养不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了罪犯。而且这个观点让人想起……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想起一种理念，那就是——所有罪行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

“可是营养不良——尤其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也许会导致神经系统的变化，对其造成实际的损害。这并不是一种理念，而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卡尔博纳举起她的提案，“我已经能够预见结果了。你会发现这些被处决的罪犯在童年时期的确是营养不良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所有饥饿的孩子当中，只有占很小比例的孩子长大后犯下了死罪。这才是症

结所在，可你的调研计划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很抱歉，这个提案不能通过，完全不行。”

随即，他松开手指，任由她的提案轻轻地落在他的办公桌上。



著名的——也许有人会说是声名狼藉的——“红色博物馆”位于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内部，最初只是简单地搜集了一些大约一百多年前的调查文件、物证、囚犯的财物和纪念品，这些东西被放在旧警察学院一间大厅的展示柜里。从那时开始，“红色博物馆”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最好的刑事纪念品收藏地。收藏品中最精华的部分陈列在第十大道上的“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美林”大楼里一间豪华的新展厅里。其余的收藏品——年代久远、已经开始腐朽的与罪行有关的大量档案和证据——依然被贮存在东二十大道上的老警察学院大楼阴森恐怖的地下室里。

克莉刚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时就发现了这个档案馆的存在。在她和档案保管员成为了朋友，并且学会了如何在乱七八糟的抽屉里和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这里对她来说就变成了一块宝地。她曾无数次来到“红色博物馆”搜寻资料和课题研究的题材，在她最近为自己的罗斯维尔论文主题做准备时，也来过这里好几次。她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以往未决案件的卷宗——这些案件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以至于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几乎都不在人世了。

在跟自己的指导老师见面后的第二天，克莉进入档案馆一个嘎吱作响的老式电梯，下到地下室。她迫切地想尽快找到一个新的论文题目，然后赶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完成审批流程。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了，她想利用寒假的时间完成论文。目前她获得了部分奖学金，不过彭德格斯特特工一直在弥补学费的差额，而她本人已经决定如果没必要的话，决不再接

受从他那里来的一分钱。要是她的论文获得了罗斯维尔奖，那么她将获得的两万美元奖金足以帮她实现这样的目标。

电梯的门打开了，她嗅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灰尘和正在酸化的纸张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其间还夹杂着老鼠尿液的臭味。她穿过走廊，来到两扇布有凹痕的金属门跟前，门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红色博物馆档案”。她按下了门铃，老旧的喇叭里传出了一个含糊不清且刺耳的说话声。她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一个蜂鸣器嗡嗡作响，示意她进去。

“克莉·斯旺森？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档案保管员威拉德·布鲁姆粗声粗气地说道。他从一张办公桌背后站了起来，台灯微弱的灯光照亮了桌面的一小片区域，在他身后是黑漆漆看不到尽头的储藏室。他的面色相当苍白，身材可以说是枯瘦如柴，留着略长的灰白色头发，不过头发下面的脸倒是颇有些魅力，而且散发出慈父般的光辉。当他认为她没有认真听他说话时，双眼会在她身上四处打量，但她对此倒不以为意。

布鲁姆绕过桌子走了过来，同时向她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她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竟然是滚烫的，这让她有些吃惊。

“过来坐下吧。先喝点茶。”

在他的办公桌前面有一个茶几，茶几四周摆了几把椅子。茶几旁边有一个破旧的橱柜，里面放着一个电炉、一个电烧水壶和一个茶壶。在这布满尘埃的黑暗区域，这一小片地方就是一个非正式的会客区。克莉重重地坐进一把椅子，“砰”的一声将公文包甩在身边的地面上。“啊呸！”她愤愤地嚷了一声。

布鲁姆扬起两只眉毛，无声地表达着内心的询问。

“该死的卡尔博纳。他又一次否定了我的论文构思。现在我只得再次重新开始准备。”

“卡尔博纳。”布鲁姆用他特有的高音调说道，“他可是个出了名的蠢货。”

这番话激起了克莉的兴趣。“你认识他？”

“来过这儿的所有人都认识。卡尔博纳！他总是因自己的拉夫·劳伦西装沾上了一点点灰尘而大惊小怪，总是想让我在他面前扮演斯泰平·费